

[千古风流人物]

三国猛将

关羽

天行健◎著

雲長

大丈夫言情取义
威震华夏 声名四海
走麦城魂归来兮

华艺出版社

千古风流人物

三国猛将——关羽

天行健 著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猛将——关羽 / 天行健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
2004.9

ISBN 7-80142-600-2

I. 三... II. 天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3450 号

三国猛将——关羽

作 者: 天行健

出 版 人: 鲍立衡

发 行 人: 黄小牛 (010-82884315)

市场策划: 北京信义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共 田 李梦洁

封面设计: 骆 杰

责任印制: 陈 飞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
邮 编: 100083 电话: 010-82883767, 82885151 转 383、369

印 刷: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8.125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42-600-2/Z·322

定 价: 24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法律顾问: 国方律师事务所 王军 律师

电 话: 010-82254888

前 言

这是一部历史小说。请读者注意这严肃凝重的“历史”二字，就是说：它不是“戏说”，不是“演义”，而是“历史的”小说。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，一洗“演义”、戏曲、民间传说和神活涂在关羽脸上的铅华，清除加在关羽头上的光环，而恢复那个时代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和关羽其人本来的历史面目。但它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，一部小说，与历史学著作毕竟有所不同。就是不违背史实，不脱离历史背景的情况下，有一些艺术加工，有一些渲染与再创作。当然，这只能在一定范围、一定程度上来做，不能游离“历史”这个座标太远。因此，从本质上来说：这部小说还算是比较严谨的“历史”小说。

书后的《读史札记》，对于有关的重要史实作了考证与说明，主要是奉献给爱好历史的读者的，包括那些有强烈的求知欲，诸事都要问个水落石出的读者。它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：一是纠正演义、戏曲、民间传说和神话中有悖于史实之处；二是对小说写作所根据的史实有个交待；三是使读者把小说中艺术加工之处与有明文记载的史实区别开来。现在世界上通行的修缮古代建筑的方法是：修补之处与原物有明显的区别，既支撑了整个框架，又不至于混淆真伪。这也是我写读史札记的苦心之所在，我想读者是会理解的。



序 篇

【001】

关帝庙。金碧辉煌的正殿上，塑有巨大的关羽坐像。金身，帝王装束，头戴十二冕旒平顶冠，身著锦绣龙袍；丹凤眼、卧蚕眉、面色赤红、五绺长髯飘洒在胸前；上端有两块匾，分别为“忠义千秋”、“万世人极”的字样；坐像前是供桌，摆放着供品，燃着香烛，殿中香烟缭绕；两侧为关平、周仓的立像，关平牵赤兔马，周仓扛青龙偃月刀；两边墙壁上绘有关羽的故事：桃园三结义、斩颜良、诛文丑、挑袍辞曹、过五关、斩六将、水淹七军、麦城升天等等。

不断地有游人进来游览观赏，其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老教授带着十几名男女大学生夹在人群当中。一名男生问教授说：“教授，关羽是三国时期的大将，为人刚愎自用，有勇无谋，本来不算是怎么完美的人物，怎么会成为神仙？”

教授说：“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。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神仙，神仙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。大体说来，在宋代以前，人们不过把关羽看成是一名勇猛的武将，一个悲剧式的英雄。而到了宋代以后，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氛围中，封建统治者和理学家们从关羽对刘备的忠义出发，出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目的，把他逐渐偶像化和神圣化了。关羽的身价日益提高，不仅成为与文圣人孔夫子并肩齐论的圣人，而且由人



鬼升为人神,成为关圣大帝了。历代帝王不断地对他加封,封号加在一起,数量相当可观。远的不用说,就说清朝吧,光绪5年的封号长达26个字,我都记不下来……。”

说着,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翻着:“噢,在这里!你们听着:这26个字是‘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。’其名号之显赫,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。在民间,‘关公显圣’、‘关公附体’、‘关公托梦’的传说也很多,以至扶乩、抽签、算卦等迷信活动,也往往借‘关公’、‘关老爷’的名义进行。解放前,各地的关帝庙很多,有人认为,那时候,关帝庙的数目要占庙宇的首位。”

在教授讲话时,有一些游人也围过来听。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游人插嘴说:“关老爷本来就是很了不起嘛!”

教授笑了笑,反问道:“怎么了不起?”

那游人指着壁画说:“那上边不是画着吗?斩颜良、诛文丑、保护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、过五关斩六将、古城相会斩蔡阳、水淹七军……”

另一游客指着戴鸭舌帽的游客说:“他是京剧演员,关老爷的戏他都演过。”

教授说:“壁画上画的那些故事,都是出自《三国演义》,而不是出自史书,有许多情节是没有历史根据的。时至今日,我们要提倡科学,破除迷信,破除任何神秘的偶像崇拜,恢复关羽其人本来的历史面目,让他以凡人的姿态和我们相见。”

学生和游客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说:“教授,那就给我们讲一讲历史上那个凡人关羽的故事吧!”

教授想了想说:“那么长的故事,在这种场合怎么讲啊!最近我写了一部历史小说,叫做《三国猛将——关羽》,即将出版,你们有兴趣的话,可以看那本小说。”



序 篇

继而他无限感慨地说：“那是一出历史的悲剧，一出浓郁沉重的人性的悲剧，命运的悲剧，英雄末路的悲剧！当你们打开那部小说，就像是给回忆插上翅膀，通过时间隧道，飞回到一千七百多年以前，那个群雄角逐，烽火连天，制造英雄又毁灭英雄的年代……”



目 录

GUANYU

前 言 / 1

序 篇 / 1

第一章 烈火情仇 / 1

第二章 邂逅天涯 / 15

第三章 梦断徐州 / 31

第四章 归去来兮 / 55

第五章 荆州风云 / 93

第六章 威震华夏 / 131

第七章 败走麦城 / 163

尾 声 / 205

读史札记 / 209

第一章

烈火情仇





1

河东解池的早春。春寒料峭，湖上碧波荡漾，时有微风吹来，使人感到有些凉意。

杜秀娘在池旁织补鱼网，秦宜禄在后面蹑手蹑脚地走过来，捂住了她的眼睛，问道：

“我是谁？”

“宜禄哥！放手！”

“怎么，听出我的声音来了？”

“只有你才有这种声音，真烦死人了！”

“你不喜欢这声音？”

“男子汉，就要有男子汉的气魄，说话要像洪钟大吕，铿锵有力，谁喜欢你这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，软绵绵，轻悠悠的多没劲！”

“所以你才不喜欢我，喜欢长生，是吗？”

秀娘听了这话，腼腆地说：

“你们这些臭男人，我谁也不喜欢！”

“算了吧！你的心事我还不知道？！不要骗人了。”

“谁骗人了？你和长生哥都是我爹的弟子，你们都是我的师兄，我一视同仁，不分伯仲。”

“你这是真话？”

“怎么不是真话？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你放的什么心？”

“秀娘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？我太喜欢你了，我为你神魂颠倒，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长生把你夺去。可是，那长生，一介莽夫耳，有什么了不





第一章 烈火情仇

起的？家道中落，生活拮据，能给你什么幸福？”

“师哥，你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好不好？我就是不喜欢你这种脾气！你若是这么说，我可要说几句公道话了。是的，长生是一介莽汉，可是他是个堂堂的大男人，刚强壮烈，敢作敢为。何况他跟我爹爹学了几年，在学识和武功方面都大有长进。论学识，他读完了五经，特别是把《春秋左传》读得烂熟，重要的地方可以朗朗上口；论武功，击剑使矛都能得心应手，人称有万夫不当的功力……”

“可是，他毕竟是一个渔夫！”

“渔夫又怎样？比你这善于趋炎附势的解县小吏低气，是不是？眼下世道混浊，怀才不遇的大有人在。按《周易》来说，长生哥正应在潜龙勿用的气运上，可一旦风云际会，时来运转，不是也可以出现飞龙上天之兆吗？”

秦宜禄见话不投机，觉得很尴尬。他打着口哨，望了望湖面，又望了望秀娘身后那幢简陋的茅屋，搭讪地问道：

“师父进城卖鱼还没有回来？”

“没有。他老人家是和长生哥一同走的，已经过了大半天了，大概师徒二人又到酒馆去喝酒了。他老人家有病，不宜喝酒，可是就改不了这毛病。”

两个人又说了一阵闲话，不觉日已偏西，秦宜禄和秀娘话不投机，无精打采地走开了。

湖面上有歌声传来，一叶小舟破浪而出，须发斑白的杜浩坐在船上，身材魁梧，体格健壮的关羽划着桨，师徒二人共同吟唱着：

生逢乱世兮，志难伸；

解池操网兮，作渔人。

沽来美酒兮，烹鱼鲜；

月照船头兮，醉且吟。

……





小船靠岸，关羽扶师父下了船。秀娘见爹爹喝得酩酊大醉，酒气熏人，脸色红晕，走路趑趄起起的。她扶爹爹进屋上床后，责怪关羽说：“长生哥，临走时我怎么嘱咐你了？你怎么不提醒他，让他喝成这个样子？他老人家有病啊！”

关羽说：“我怎么没提醒他？可是他不听啊！这也难怪，今天他心里特别高兴，就多喝了几杯。你猜，他为什么这么高兴？”

“我猜不出。也许……是鱼卖了好价钱？”

“不，是为了我们俩的事。”

“我们俩又怎么了？”

关羽看了看床上的师父，见他似乎是睡着了，便小声对秀娘说：

“师父说，他已经和我的爹娘商量好了，最近就给我俩把喜事办了。”

秀娘一听这话，脸色马上变得一片红晕。躺在床上的老人似乎听到了这些话，囁地坐了起来，用醉醺醺的语气说：

“老汉今年 60 多岁了，膝下无儿，只有这一个女儿。她娘过世太早，撇下我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今后就把她的终身托付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待她。老汉一生清贫，家无长物，赖以传家者，唯书与剑耳。经过我几年的教导，你已知书习剑，文武兼备，足以安身立命了。虽说眼下潜龙未显，将来终有出头露脸之日，做一番经国济民的事业……”

秀娘不好意思的扶爹爹躺下，对他说：

“爹，你喝多了，睡吧！别说了。”

老人躺下以后，还是不断地絮叨着。过了片刻，声音渐趋微弱，接下来便鼾声大作了。关羽和秀娘望着老人的睡态，都会意地笑了。然后二人手拉着手走出了茅屋，沐浴着月光，上了小船，幸福地拥抱在一起。





2

解县社祭^①，游人如梭。社坛前面开阔的广场上，摆列着各种各样的摊床，出卖着形形色色的货物。食物摊上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，吸引着许多食客前来光顾。最热闹的地方，是那些演艺和竞技的场子：有演武术的、演杂技的、演幻术的、斗鸡的、赛马的、角抵(摔跤)的，引来了男女老少围成一圈儿，伫足观看，时时响起掌声和喝彩声。

杜浩和杜秀娘父女兴致勃勃地出现在庙会上。秀娘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短衫，头上插着黄色的野花，显得非常娇艳动人。他们父女是为了准备喜事前来买布的。

一个穿着绣花深衣(长衫)的公子哥式的中年人带着几名穿黑色衣裳的家丁在人群中横冲直撞，他叫吕熊，是县令的儿子，本县的一霸。当他看到秀娘时，心里不禁发颤，这个姑娘太美了，觉得自己平生还没见过这么绝妙的美人，被眼前的美色撩动得春心荡漾了。

他问家丁们说：“方才走过去的那个头插黄花的女子是谁家的？”

一个知情的家丁回答：“是杜浩的女儿。”

吕熊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杜浩？不是在解池上打鱼的那个老头吗？”

“是的，别看他是个打鱼的，原来也当过官。只是现在因为世事纷乱，才隐遁起来了。这个老头能文能武，还教了许多弟子……”

没等家丁说完，吕熊打断了话头说：“不要说这些了，你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就是解池边上那幢茅草房。”

^①社祭：祭祀土地神的庙会。





“好，回去之后，你到他家去提亲，我要娶她做第三夫人，也就是做小妾，这样说好听一些。你办成了这件事，我重重有赏。”

当天晚上，这名家丁来到杜家，向杜浩提起求婚之事，答应要给丰厚的金银彩礼。杜浩执意不允，而秀娘把家丁骂了出去。家丁临走时，狠狠地说：“不识抬举！只要是我们公子看中的姑娘，谁也别想逃出他的手心儿去！”

杜浩被气得吐了血，老病发作，整夜躺在床上呻吟。秀娘总算挨到了天明，梳洗已毕，待要出去请医生。忽然来了一伙人，闯进了茅屋。原来他们是吕府来的人，有管事的和家丁，还有八个轿夫簇拥着一顶花轿，还有人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

家丁进屋不容分说，便把秀娘拖了出来，塞进了花轿。秀娘挣扎着，呼喊着，但无济于事。杜浩老人强忍着病痛，踉踉跄跄地追了出来，一出门便跌了一跤，摔得人事不省。

关羽闻讯赶至，只看到花轿和抢亲人群的背影，在烟尘中愈去愈远，以至消失了。关羽和乡邻们把杜浩老人扶进了茅屋，安置在床上，老人终于苏醒过来，但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喘着粗气和流着眼泪。

关羽气得敲打着自己的头，慢慢地蹲了下去，又忽然站了起来，走出茅屋仰天大吼，声音如万钧雷霆，在解池的上空盘旋着，震荡着，一群水鸟似乎是受了惊吓，或者是进行呼应，扑楞楞地从水面跃上碧空，白色的羽毛在阳光中闪耀，发出悠长而凄厉的鸣叫声。

3

夜里，吕府的大院里红光满院，各个房中都闪烁着灯光，有许多大的厅堂门前还挂着红灯。





第一章 烈火情仇

在一间陈设讲究的屋子里，秀娘正坐在一张华丽的床上啼哭，旁边有两个衣着阔绰的妇人正在解劝着，是吕府的两个少夫人。年长一点的正妻对秀娘说：“妹妹，事已至此，你就认命吧。这里是有钱有势的人家，你嫁到这里来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还有什么不称心的！”

年轻一点的小妾接下来说：“我也是被抢来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年长的瞪了她一眼，示意不让她这么说。而这个
小妾却不理睬这些，阴阳怪气的说：“这有什么！抢来的就是抢来的嘛！原先我也是整天里又哭又闹，总是想不通。可是日子长了，还不得认命！现在呀，我过惯了这种富贵的生活，就是用棒子打我走，我死也不走了。”

秀娘一听这话，气愤地说：“你不要脸！”说完又哭起来了。

在吕县令那金碧辉煌的客厅里，县令和夫人坐在上面，吕熊跪在绣花的地毯上。县令显得怒气冲冲，吕熊则低头不语。

夫人用恳求的口吻说：“老爷，你就依了他这一回吧，这是最后一回了。”

县令凶狠地说：“真是个畜生！他已经有了一妻一妾，怎么还不满足！上回他抢来了小妾，我生过气之后，不是依了他吗？这回又抢来了渔家女，我说什么也不能依他了。我们河东这里，虽说和朝廷隔山阻水，朝廷管不了那么多，但还有郡里呢，身为县令之子，一再强抢民女，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会受到弹劾，名声扫地，你们的衣食来源也要断绝，这不是给我惹祸吗！”

不想夫人一听这话反而火了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叔叔在朝中身居九卿之位，一个小小的河东郡，谁敢弹劾我们！”

县令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官场险恶，我们不能不防啊！”

夫人更加火了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已经抢来了三个女人，你自己怎么不防？俗话说，‘有其父必有其子’，儿子都是跟你学的！”





县令辩解说：“胡说！我那都是明媒正娶。”

夫人毫不示弱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什么明媒正娶！还不是抢之在先，聘之在后！这样吧，现在儿子也照你的样子做一下，派人送去聘礼，好歹也得教那杜老汉答应下来。”

县令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儿子都是你惯的！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”

跪在下面的吕熊急忙说：“多谢爹爹成全，儿子下次不敢了！”

4

第二天上午，杜家的茅屋里，杜浩老人正躺在床上呻吟着，关羽蹲在地上照顾老人，老人用微弱而模糊的声音说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关羽用葫芦瓢从水缸里舀出了水，拿到老人身边，喂他喝下去。见老人如此痛苦，关羽心中非常愤懑，他紧皱着眉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没有王法了，这叫什么世道！”

忽然，柴门打开，秦宜禄像幽灵一样飘忽地走了进来，神色很尴尬。

关羽一见进来的是秦宜禄，忙说：“宜禄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向你打听消息呢！吕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”

秦宜禄回答说：“秀娘在那里很平安，由老少夫人们陪伴着，公子并没有对她作出什么非礼之事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不放人？”

“县令说，秀娘愿意嫁给公子，不想回来了。这不，派我带人送来聘礼。”

秦宜禄说着，向外面拍拍手，外面立刻鼓乐大作，进来几名





第一章 烈火情仇

身穿红号衣的皂隶，抬着金银绸缎等物，吹鼓手紧随其后。

皂隶放下聘礼之后，秦宜禄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老人说：“师父，您病了？过一会儿我给您请医生来，县令命我带人送来聘礼，您收下吧，请您答应这门亲事吧！”

杜浩老人闻言，气得胀红了脸，费力地吐出几个字：“滚！滚……出……去！”

关羽也怒不可遏地窜到秦宜禄的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吼道：“你这没有骨气的东西，竟然助纣为虐！你……！你……！对得起师父和师妹吗？”

秦宜禄挣扎着，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“这件事我何尝不气愤！我也为师父和师妹着急呀！可是，我给人家当差，就得受人家的指使，这叫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啊！何况，人家权势甚大，我们怎能抗得住！不如忍气吞声，应了这门亲事，还落得个平安无事。”

秦宜禄的这一番话，直气得关羽要爆炸了，他趁秦宜禄没有提防，向他狠击两拳，把他打倒在地，然后将礼物掀翻，拿起立在墙角的长矛，疯狂地向外跑去。

【〇〇九】

5

入夜，吕县令的府第灯火通明，防范甚严，手持武器的家丁们在院子里巡逻着。

一个为首的家丁对手下的说：“主人传下命令，今夜府上有事，要多加提防！”

吕熊的一间豪华卧室内，秀娘被绑在床上，吕熊的妻妾还在旁边劝着。

吕妻说：“妹妹，你这是何苦啊！如果你不逃跑，能把你绑起

